

1247.12
G170.2
2

红楼梦断

第二部

茂 陵 秋

台湾 高 阳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两年不到的辰光，春郊驰马，犹能与子侄辈一争短长的李煦，已是蹉然一叟了。

这是从鼎大奶奶自尽之后，一连串的打击所造成的。康熙六十年上京，为皇帝狠狠骂了一顿，在砖地上“嘣冬，嘣冬”磕头，前额正中碰出一个青紫大包，亦未能挽回天心。恩遇一衰，内务府、户部、工部的那些官儿就另眼相看了！该他得的得不到，可以搪的搪不过去，眼前就有一大一小两笔款子，非交不可。

小的一笔是参款。这年三月十八皇帝生日，虽非整寿，但因登极花甲不举行庆典，所以除了奉召的李煦以外，其余两处织造：江宁曹颖，杭州孙文成，亦都进京祝嘏，隐然有朝贺君临天下六十年的意味在内。当时知道内务府库中，有一批人参要处理，便策动曹颖与孙文成，向内务府接头，按照往例，仍旧交由江宁、苏州、杭州三处织造经手发售。人参共有六种，总数两千多斤三处匀分，每处应缴价款一万八千五百多银子。孙文成首先交清，曹颖缴了一半，李煦分文未交。内务府已行文来催过两次，倘再不交，面子上怕会搞得很难看。

大的一笔是十几年以来积下的亏空。原来当皇帝恩赏曹、李二人，以十年为期，轮管淮盐时，他跟曹寅会衔奏准，将两淮盐差的余银之中，拨出二十一万分解江宁、苏州两织造衙门。每处每年各得十万五千两，原本向藩库支领的这笔款子，就此停支。

到得康熙四十七年，部议裁减应织缎匹。供应既减，经费自然也要减少，苏州每年可省下四万多银子，而两淮巡盐御史衙

门，仍依原数照解，理当由织造转缴差额。康熙五十二年以前，已经料理清楚；五十三年至五十九年，一共七年积下了三十二万多的亏空，内务府已经催了两年了。

李煦计无所出，这年——康熙六十一年三月里，硬着头皮又写了一个密折，实言陈奏：“奴才因历年应酬众多，家累不少，致将存剩银两借用；今晓夜思维，无术归还。”唯有“伏求终始天恩，再赏浒墅关差十年。在正额钱粮以外，愿进银五万两。”此外，每年再拨补亏空三万两千多银子，十年可以补完。

皇帝没有准，他也没有驳。留中不发，也可视作皇帝尚在考虑，但李煦并不气馁。

不但不气馁，但甚至始终是乐观的，能将眼前的心力交瘁之苦，融化在三五年内无穷的希望之中——希望在遥远的西陲：张掖。

张掖就是甘州，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恂郡王驻节之地。自古艳称的“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”的旖旎风光，由于李绅的刻画，使得他更神往了。

李绅是端午节刚过，回到苏州的。他在平郡王讷尔苏帐下，专司笔札。一次战役大捷，他为平郡王写了一通贺函给皇十四子，大获赏识，要延揽李绅入幕。从此，他由诸侯的门下，转为“东宫”的宾客。

说皇十四子恂郡王是“东宫”，无名有实。早在康熙四十七年，皇长子胤禔革去直郡王爵位时，所撤回的上三旗护卫人员，即奉上谕，赐与十四阿哥。五十七年冬天授为抚远大将军时，特准使用标示御驾所在的正黄旗纛；亲御太和殿颁授抚远大将军的金印，在在暗示，皇十四子是代替御驾亲征。大命有归，已是公开的秘密。

为此，凡派赴军前的文武官员，都有从龙之威，但恂郡王人如其号，恂恂然唯恐不胜，对部下尽管时有恩赏，而约束甚严。以李绅的性情，遇到这样一位明主，自然死心塌地，效力勿去。

但是，江南还是常萦魂梦。所恋的倒不是江南之风光，而是在江南的亲族；他 also 知道，李煦老境颓唐，而李鼎则纨绔如故。想起十几年追随的情谊，很想有机会来看看这位老叔，只是几次请假，总为皇十四子劝说：“间关跋涉，往还万里，太辛苦了！等有机会再说吧。”

机会终于找到了。塞外苦寒，重裘不暖，恂郡王想到自己的那件“吴棉”小棉袄，隔一层布衫，贴肉穿着，又轻又暖，何不每人制发一件？

于是他脱下自己的小棉袄，作为样品，下令采办四万件。他所说的“吴棉”就是丝棉，出在江浙两省养蚕的地方。主管军需的官员，主张用大将军的敕令，行文有关督抚，从速照办，限期运到。李绅知道了这件事，另有主意。

“四万件丝棉小棉袄，大概八万银子就可以办得下来。可是行文督抚，层转州县，派到民间，恐怕二十万银子都办不下来。军需紧急，地方官不敢违误期限，于是胥吏借事生风，鞭仆追比，不知会如何骚扰？”李绅又说：“再者，若无专人督办，尺寸不齐，厚薄不一，验收分发，一定纠纷不断。是故此议不可行。”

“说得不错！缙之，”恂郡王问：“想来你总有善策？”

“不敢谓之为善策。只是我在江南多年，对这方面的情形比较了解。蚕丝出在太湖边上的苏州、湖州两府，我有个省钱、省时、省麻烦的办法。”

他的办法是委托苏州、杭州两织造，估价代办。工料款子请江苏、浙江两藩库代垫，咨部在西征军费项下扣还。将来运输亦可委请苏杭两织造代办，他们每年解送“龙衣”，自有一批妥当的

船在。

“织造衙门在这方面是内行，购料比别人又便宜又好，至于工人，除了本衙门的匠役以外，另有一批特约的机户与裁缝。只要找到抓头的人，说明式样尺寸，领了料去，大包发小包，小包发散户，限期汇总来缴，再不得耽误，更不敢偷工减料。实在是一举数得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恂郡王很高兴地说：“虽小事亦是一番经济，足见长才！”

“十四爷谬赞，愧不敢当。”李绅紧接着说：“不过，我要假公济私，向十四爷讨这个差使。”

恂郡王想了一会，点点头说：“好！按实际，恐怕亦只有你去，才能办得圆满。”

“多谢十四爷！”李绅请了个安。

“言重，言重！应该我向你道谢。”恂郡王说：“你预备什么时候动身？”

“自然是越快越好。”李绅答说：“我想端午节左右赶回江南，限一个月办齐这批棉军服。随即装船，大概七月初可到开封。以后，接运的事，我就不管了。”

“行！不过，我希望你在苏州也别逗留得太久。”恂郡王念了两句唐诗：“‘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！’”

“是！我尽力在八月底之前，赶回来复命。”

道不完的别后相思，说不尽的塞外风光，直到第四天下午，李煦在沧浪亭设席为李绅接风，才能细谈公事。

同席的只得四个人，李家叔侄以外，另有两个李煦的幕友，一个叫沈宜士，籍隶浙江山阴，精于筹算；一个叫李果，字客山，本地人，专为李煦应酬各方宾客。这两个人都称得起笃行君子，

在李家的门客中，也只有这两个人跟李绅谈得来，所以李煦特为邀他们来作陪。

叙过契阔，主客四人相将入席，不分上下，随意落座。李煦端起酒杯，第一句话就说：“缙之，你老叔有个不情之请，你先干了再说。”

一干了杯，即表示对他的“不情之请”，作了承诺；但李煦已先一饮而尽，举空杯相照，李绅就不能不干了。

“缙之，那四万件棉袄，你都交给我办吧！”

是这么一个“不情之请”，李绅大出意外。公文中说得明明白白，委托苏州、杭州两织造衙门，各办丝棉袄两万，价款亦由江苏、浙江两藩司衙门分垫。李绅又何得擅作主张？

李果本性喜欢急人之急，看李绅面有难色，体谅到他的处境确有无无法应命之苦，便开口替他解围。

李煦字旭东，门客都称他“旭公”！李果很率直地说：“旭公，此事非缙之兄所能做主，得另作计议。”

“‘吾从众’！”李煦将身子往椅背上一靠，双手相叠，搁在鼓起来的肚子上。

他这个姿态是李绅看惯了的，只是感想不同。当李煦精力旺盛时，出现这样的姿态，自然而然也会使人感受到他作为一个最终裁定者的权威，而此刻白发满头，与他的双目炯炯不甚调和，所予人的感觉是，他在求援，他渴望着能有一个使他一手经理这批军服的办法出现。

就为了这一感觉，李绅提出一个他本人不喜欢的建议：“我想，或者可以跟孙三叔商量，请他自己表示，拿这个差使，让给大叔一个人来办。”

所谓“孙三叔”即指杭州织造孙文成。“这是釜底抽薪之计。”李果接口：“我赞成。”

“宜士先生以为如何?”

沈宜士是典型的“绍兴师爷”的派头,三思而言,言必有中。此时他先喝口酒,拣块风鸡咬了一口,咀嚼了一会,方始开口。

“李、曹、孙三家如一家,这件事情孙家情让,实在算不了什么。不过,其中有一层关碍,只怕孙家肯让,浙江的巡抚跟藩司也不肯让。”沈宜士略停一下,又说:“列公请想,大将军派下来的差使,谁不想巴结?”

画龙点睛在最后一语,座中无不恍然大悟。浙江拿这个差使办好了,不见得有何好处,但如转到江苏来办,不知其中有此情让的委曲,只道浙江怠慢这个差使,倘或抚远大将军因此恼怒,浙江的织造、巡抚、藩司的前程,当然就此断送了。

“看起来不行了!不过,”李煦皱着眉说:“如果有这八万银子周转,我的几个关都可以过去了。”

“法子不是没有。”沈宜士慢条斯理地说:“这个法子叫做让利不让名。表面上,孙织造承办,暗地里将浙江的款子转过来,东西由这里办好,悄悄送到浙江再装船。不过,也不能全数拿过来,浙江自己要办一部分,才能遮人耳目。”

“是,是!”李煦眉目舒展地说:“此计大妙!如果文成肯让四分之三给我最好,不然就平分着办。”接着叫一声:“缙之!”

不必明言,便能意会。李绅慨然答说:“孙三叔那里,自然我去商量。时不宜迟,我明天就走。”

“也不必这么匆忙。”李煦急忙说道:“你好好歇几天再说。”

“事情要办就得快。”李果插进来说:“我陪缙之兄一起去走一趟,顺便逛逛西湖。”

“这倒也使得!”

李煦说了这一句,随即离席,亲自关照二总管温世隆,将他平日来往扬州、镇江、常州各地的一艘坐船,赶紧收拾干净,帷帐

衾褥，皆备新品，又分派随行的厨子听差，直以上宾之礼相待。

回到席间，愁怀一去，天公恰又作美，来了一场阵头雨，炎暑顿消、神清气爽，酒兴谈兴，更加好了。

话题很自然地落到抚远大将军恂郡王身上。李果问道：“都道储位已定，又说皇上有禅位之意。缙之兄，你如今是大将军麾下的上客，朝夕过从，想来总知道这些至秘极密？”

李绅笑道：“既是‘至秘极密’，我何可妄言，不过储位已定，实在已算不了什么秘密。皇上的朱谕，我亦见过一通，谆谆以宽厚御民为勉，期望大将军能作仁君的意思，是很殷切的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去年万寿节前，太仓王相国奏请建储，何以又获严谴？”

“这是皇上的深意。一建了储，东宫体制在诸王之上；岁时令节，诸王见太子行二跪六叩礼，你想恂郡王的同母兄四阿哥雍亲王，心里是什么味道？”

“雍亲王为人尖刻。”李煦插进来说：“不立恂郡王为太子，一则是这一来体制所关，无法跟弟兄亲近，再则就是怕雍亲王心里不服。皇上深谋远虑，计出万全。大清朝福祚绵长，真正我辈何幸而逢此盛世！”

说罢满引一杯，大家也都陪他干了，李果一面为大家斟酒，一面问道：“缙之兄，禅位之说如何？”

“这一层很难说，不过皇上已下了好几年的工夫，把他即位以来的大事，按年追叙，以备嗣君奉为南针。或许等皇上将这件大事办妥了，还要当个几十年的太上皇，亦未可知。”

“这可真是自有载籍所未有的盛举！缙之兄，我倒还要请教。恂郡王到底有何长处，皇上何以独钟意于这位阿哥？”

李绅想了一下答说：“皇上钟意于恂郡王，就因为他跟他的同母兄雍亲王，是极端相反的性情。”

原来恂郡王赋性仁厚，从小对兄恭敬，对弟友爱，因而最蒙父皇钟爱。自从太子两次被废，弟兄之间公认的、最能干的皇八子乘机而起，居然获得原来拥护太子的一班椒房贵戚、元老重臣的支持。弟兄之中，包括皇长子、皇九子、皇十子，以及现在的恂郡王，亦无不倾心。众望所归，宾客如云，俨然东宫气象了。

但在皇帝看，皇子中最不合继承大位资格的，就是皇八子。因为他的出身不好，生母良妃是籍没入官的罪人之女，如果他做了皇帝，皇三子诚亲王、皇四子雍亲王，还可能有皇五子恒亲王，都不会甘服，束甲相攻的骨肉之祸，必不可免。

还有一层为皇帝所深恶的是，皇八子的福晋，既妒且悍，所以皇八子一直没有儿子，如果是他继承了皇位，一传而绝，将来选取嗣子，必生严重的纠纷。因此，凡有大臣称道皇八子贤能，即不为皇帝所喜；但另一方面，却又用皇八子管理内务府，用意显示他的这个儿子，可为大臣，不可为君。

见此光景，颇有自知之明的皇八子，绝了想君临天下的念头，决定在兄弟之中，挑一个人去支持，以成拥立之功，长保富贵安乐。

他心目中有两个，一个是皇九子、一个是皇十四子。结果挑中了后者，最大的原因是，迎合皇帝的心理。

这一来，就更加加强了传位于皇十四子的决心。因为皇八子眼前让贤，将来自必尽心辅佐，外而治国，内而消弥骨肉间的猜疑，有他参赞，更可放心。

“总而言之，皇上认为只有传位给恂郡王，才无后患。当然，恂郡王的德与才，亦足以成为明主。加以年力正富，一旦接位，起码有三十年太平天下。”

“有道理，有道理！”久未发言的沈宜士连连点头，然后提出一个疑问：“民间的大户人家，如果遇到这种承家顶门户的大事，

总也要找几个大儿子商量商量，不知道跟几位亲王商量过没有？”

“问得好！”李绅答说：“照我猜想，诚亲王、雍亲王、恒亲王，还有皇七子淳郡王都商量过的。”

“照此说来，乾坤已经大定。将来一朝天子一朝臣，缙之兄飞黄腾达，指日可期。”

李绅淡于名利，对沈宜士的恭维，不甚入耳，所以矜持地微笑不答。李煦却大为兴奋，有一段锦绣前程，可以描画。

“我们曹、李两家，这几年的家运，坏极、坏极！不过，我看得比较远，所以一切都能泰然处之。恂郡王一旦登了大宝，我们那位姑爷平郡王是他在塞外同生死、共甘苦的弟兄，必定要得意的，加以缙之是从龙之臣，三五年工夫就可以戴红顶子。两位请想，我眼前这点坎坷，算得了什么！”

这是可以明言的关系，还有不便说破的奥援。李煦早在皇八子身上下了功夫，曾经买过四个绝色女子，送到京里，为皇八子营了很隐秘的金屋。恂郡王做了皇帝，如今还只是贝子的皇八子一定会被封为世袭罔替的亲王，成为第九位“铁帽子王”，这是最牢靠的一座靠山。

从杭州回来，已经六月初了，天气正热的时候，李绅被安排在水榭中下榻。李鼎亦移榻相陪，晚来置酒，兄弟俩闲谈，少不得要提起一个人。

“小鼎，绣春怎么样了？”“‘春心莫与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’”

李绅黯然，然后怔怔地望着李鼎，好半天才问：“你现在跟她怎么称呼？”

“我没有见过她。”

“去年秋天，不说你在曹家作客，有一个月之久，莫非就没有机会看见她。”

“她根本不在曹家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李绅又问：“还是住在她嫂子家？”

“也不是！”李鼎又吟了两句诗：“此身已作沾泥絮，黄卷青灯了一生！”

“怎么？”李绅大惊，“真的出家了！”

“听说是带发修行。”

“在哪个庵？”

“好像是在吴江附近的一个镇上。”

“小鼎，”李绅央求着说：“你给打听一下，行不行？”

“要打听容易，你让柱子到门房里去问一声就是，四姨还派人给她送过东西。”李鼎紧接着问：“绅哥，你还打算去访旧？”

“我不知道她愿意不愿意见我？”

李鼎年轻好事，加以久无新鲜的消遣，认为去看出了家的绣春，特别是见了李绅作何模样，是件很好玩的事，所以跃然欲试。不过，他知道李绅的脾气，倘或自己的态度欠庄重，就不但不会带他去，多半还要挨几句训。

于是，他神色肃然地说：“绅哥，论到这重公案，自然是你负她。但是，你有你的苦衷，也不是不能解释的，无论如何，你趁现在难得回来的机会，应该有个交代。或许会劝得她回心转意，乃至至于对你真的绝望了，倒也能够丢开，重新从人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！我应该对她有个交代。”

“那好！我陪你去。”

李绅点点头，盘算一会说：“当然公事第一！照我原来的打算，这会儿应该已经把东西办齐装船，七月初可到开封。如今得赶紧催办，无论如何，月半一过，非装船不可。不然接运的车马多

等一天，就让百姓多受一天累，于心何忍？”

“月半大概都可以齐，我帮你再催一催。”李鼎问道：“绅哥，你自己预备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至迟不能过二十五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李鼎有些着慌，“你不是答应了？要办喜事，几天怎么来得及？”

“不！办喜事，起码得明年。婚娶大事，岂可草率？”

“我说的办喜事是‘传红’，不是迎娶。‘传红’宴客，往来酬酢，亲友相贺，总要半个月才摆布得开。”李鼎自作主张地说：“这样，棉袄月半装船，然后办喜事，你月底动身。明天我替你去要船，有两天工夫就可以弄妥当。大后天我陪你去访绣春。了掉这重公案，回来你就可以专心一致地干你的正经了！”

黄昏下船，沿着运河南行，午夜时分，便到了吴江，泊在垂虹桥下。新月如钩，清风入怀，李绅忽然有了酒兴。

“糟糕！”柱子懊丧地说：“路菜倒带了，就忘了带酒。”

“不要紧！”李鼎携来的，春熙班的小旦琴宝说：“这里我很熟。上岸往南一里多路，是个镇甸，那里有好几家卖酒的，这时候还都在纳凉，不愁敲不开店门。”

于是李鼎派一名男仆与柱子一起去打酒，然后吩咐船家烧水烹茶，与李绅倚着船一面品茗玩月，一面闲谈。

“鼎大爷，”琴宝笑嘻嘻地说：“我有个主意，你看使得使不得？两位爷不如到桥上去喝酒，又轩敞，又凉快。”

“这个主意好！”李绅脱口说道：“我本来就想上岸舒舒筋骨。”

于是收拾茶具、食盒、杯盘，另携两条龙须席，搭好跳板登岸上桥。这道桥是吴中一胜，本名利往桥；地当吴江入太湖之处，桥

长一百三十丈，有六十四个桥洞。当北宋庆历年间初建时，本是木桥，现在早已改为石桥，桥中建亭，即名垂虹亭。

小福儿在亭中铺好龙须席，李鼎、李绅相对而坐，琴宝就坐在两个人中间。月光斜射，正照在他稚气的脸上，眉目娟娟，带点腼腆，像个女孩子。

“你今年多大？”李绅问说。

“十六。”

“从师几年了？”

“八年多。”

“八年多，会的曲子不少吧？”

“他早就满师了。”李鼎说道：“他师父不放他。唱得很不错，可惜没有带笛子，不然可以唱一段你听听。”

“我带了一支笛子，在船上。”琴宝向小福儿招招手说：“小福哥，劳你驾，把我铺位上那支笛子取了来。”

“你念过书没有？”李绅又问。

“也谈不上念过书，不过认‘本子’，识得几个字而已。”琴宝又说：“鼎大爷常跟我说要念些词曲在肚子里，不然演‘闹学’、‘惊梦’这些戏，拿不出身分来。”

“这也是‘腹有诗书气自华’的道理。”李绅问道：“你倒说，你念了些什么词曲在肚子里？”

“他最喜欢朱陈两家词。”李鼎插嘴。

朱是朱彝尊，陈是陈其年，四十年前同应制科“博学弘词”，名动禁中，是有清以来两大词家，但最早合刻的词集，却谦称“朱陈村词”。李绅也是喜爱这两家词的，所以听得李鼎的话，颇有喜得知音之感，兴致更好了。

“那么，就地风光，有首《高阳台》，你总记得吧？”

“怎么不记得？只要船过这里，我总会想到这首词。”

“你念给缙二爷听听。”李鼎说道：“词韵又是一种，有些仄声，要当平声用，请缙二爷指点指点你。”

琴宝点点头，朗声念道：“‘桥影流虹，湖光映雪，翠帘不卷春深。一寸横波，断肠人在桥影。游丝不系羊车住，倩何人，传语青禽？最难禁，倚遍雕栏、梦遍罗衾。’”

等了一会，不见他再往下念，李鼎便催促着说：“这是前片，过片怎么不念？”

琴宝用他那如小鹿般的眼睛，很快地向李绅看了一下，陪着笑说：“不必再往下念了吧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李鼎不解，李绅亦不解。

“你倒想，缙二爷去看那位绣姑娘，总得有个好兆头吧！”

这一说，二李恍然大悟。原来朱彝尊的这首《高阳台》，写的是康熙初年一段凄绝的故事。词前一篇小序：“吴江叶元礼，少时过垂虹桥，有女子在楼上见而慕之，竟至病死。气方绝，适元礼复过女门，女之母以女临终之言告叶，叶入哭，女目始瞑。”前片所咏，完全是“见而慕之”的光景；过片一开头便写“明珠佩冷，紫玉烟沉”，而据说绣春多病，琴宝怕兆头不佳，所以不愿往下念。

李绅却不在乎，“你的心思真多！”他说：“我没那么多忌讳！”

既然这么说，琴宝便又往下念：“‘重来已是朝云散，怅明珠佩冷，紫玉烟沉。前度桃花，依然开遍江浔。钟情怕到相思路，盼长堤，草尽红心。动愁吟，碧落黄泉，两处难寻。’”

念得声调清越，感慨多于悲伤。李绅点点头说：“很好，你的念法，符合朱竹垞的原意。不过有几个字，你不该轻轻放过。”

“是！请缙二爷教我。”

“拿过片来说，‘怅明珠佩冷’的‘怅’，‘盼长堤’的‘盼’，‘动愁吟’的‘动’，都该念得重。词中凡是单字领起的句子，都要用去声，这样才响，才能振得起精神。我想，你唱曲子的道理也差

不多。”

琴宝拿他举的例证，低声念了几遍，果然不错，喜孜孜地说道：“我真得拜缙二爷做老师！”

师虽未拜，李绅倒是在音韵上指点了他一番。把酒倾谈，又听琴宝倚着李鼎的笛声，唱了两段昆腔，一套北曲。李绅自道领略了类似姜白石的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小红低唱我吹箫”的情趣。

“‘波心荡，冷月无声。’”李鼎指着水面，也念了句姜白石的词，“马上就天亮了，回船趁早凉赶路，正好一睡睡到平望。”

平望不过吴江县属的一个镇，但却是水陆要冲的码头。运河自此南下，经嘉兴直达杭州；另有一条支流，经过震泽到湖州的南浔——海内最富庶的一个村镇。

这一带是东南膏腴之区中的精华，亦为丝产最多最好的地方。农家五荒六月，正当青黄不接之际，唯独这太湖东南，六月里新丝上市，家家富足，时当午后，镇上到处是红通通酒醉饭饱的面孔。

李家兄弟不必下馆子，有苏州织造衙门的一家发了财的机户作东道主。此人姓吴，发了财捐了个九品的职衔，家里奴婢成群，都叫他“老爷”。李鼎开玩笑也叫他“吴老爷”，李绅厚道，照往常一样，管他叫“老吴”。

“老吴，”他说：“你不必张罗。第一，天热，只想清淡的素斋吃，越清淡越好；第二，我们今天晚上住船上，连夜开船，晚上赶路凉快些。”

“是了，缙二爷，你老跟鼎少爷听我说。第一，要吃斋不必在舍间，我带两位爷到个‘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’的地方——”

“唷！唷！吴老爷，”李鼎笑他：“出口成章，真不得了！几时变得这么风雅了？”

老吴脸一红，赧然笑道：“八十岁学吹鼓手，跟我孙子的先生在念唐诗。”他紧接着说：“第二，我不敢多留，还是两位爷住一天。”

这两件事，在李鼎无可无不可，李绅却有难色，尤其是第一件。原来平望、震泽一直到嘉兴，盛行所谓“花庵”；老吴所说的“‘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’的地方”，即指此而言。李绅在苏州多年，往来江浙，自然也随喜过这些地方，本无用摆什么道学面孔。但此来访旧，怀着严肃的补过心情，同时绣春修行之处，又是一座极重清规的家庵，如果未见绣春，先逛花庵，忒嫌褻渎，所以迟疑着无法作答。

李鼎多少是了解他的心情的，怂恿着说：“绅哥，你也太不洒脱了，目中有尼，心中无尼。怕什么？”

这是套用“目中有妓，心中无妓”的说法，“八十岁学吹鼓手”的老吴也听懂了。一拍光秃秃的脑袋，双手合十，一脸惶恐地说：“罪过，罪过！”

样子有点滑稽，琴宝忍不住掩口胡卢。李鼎便又说道：“绅哥，你不是最佩服苏东坡？东坡如在此刻，一定说：‘吾从众！’”

“好吧！”李绅无奈，“既然你们都赞成，我亦不反对！”

“那就请吧！”老吴举手肃客，“府上的大船不必动了，我陪两位爷坐了小船去。”

“不忙，不忙！有件事先得有着落。你请过来，听我细说。”李鼎拉着老吴到一边问道：“有个万寿庵在哪里。”

“在莺脰湖边。”老吴答说，“这个庵没有花样，住持净因老师太的清规严得很！”

“我知道，我且问你，金陵曹家有个丫头在万寿庵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怎么不知道？是曹家震二奶奶面前得宠的丫头，不知为什

么，寻死觅活要出家？”

“喏！就是为缙二爷。其中有一段情——”

由于要靠老吴设计，能让李绅在清规谨严的万寿庵，与绣春一晤，李鼎不能不将他们的“那段情”明告老吴。原来魏大姐突出奇兵“俘获”了李绅，所予绣春的感想是，人心险恶，处处陷阱，只有清静佛门，才是安身立命之处，因而出家之念，益发坚定。同时斩钉截铁地说，如果曹老太太一定要她回府，唯有以死相谢。

在震二奶奶，正要她有此坚决的表示，终于说动马夫人，在曹太夫人面前，极力进言，成全了绣春的志向。同时又怕在近处或者还脱不了曹震的掌握，所以很费了一番安排，才拿她送到以戒律整肃的万寿庵来安顿。

当然，关于曹震的那一段，李鼎不必细叙，魏大姐的作为更可不谈，他只是想让老吴知道，李绅与绣春有这么一段旧情，如今也不是想打她什么主意，只为了恩怨纠结，希望面对面说个清楚，作个了断。

“难，难！万寿庵是连雄苍蝇都飞不进去的。哪怕地保有公事上门，也不过在韦陀殿跟知客师太打个交道。”老吴又说：“这也不能怪净因老师太，实在因为这里的花庵出了名，一点点不谨慎，就会搞得满城风雨。”

“吴老爷又掉书袋了！”李鼎说了这一句，收敛笑容向李绅说道：“绅哥！我看算了吧！”

李绅愣了好一会，自语似地说：“咫尺天涯，抱憾一生。”

听得这话，李鼎决意不顾一切，要促成他跟绣春的重逢。“老吴，”他的神情异常认真与迫切，“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这件事无论如何要拜托你办到。”

老吴凝神想了一下说：“等我先问一问。”

两李不知道他要问的是什麼？不过看样子似乎已筹得了办